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

(苏) 达·里·戈林科夫著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

(上 册)

(苏) 达·里·戈林科夫 著

赵永穆 陈行慧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译 者 的 话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一书的作者达·里·戈林科夫为法学家，早年长期从事肃反工作，先后在中央和地方检察机关担任过特大案件的侦查员。

作者以肃反机关、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的大量侦查和审判材料为依据，详细介绍了苏联人民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至一九二九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之前在肃反战线上进行的英勇斗争，叙述了国内一切重大反革命地下组织、国际反革命组织、政治匪帮、武装叛乱集团、社会革命党反革命组织、宗教反革命团体、经济反革命组织等的兴起和覆灭，以及谋害伟大领袖列宁和暗杀俄共(布)其他领导人沃洛达尔斯基、乌里茨基等重大案件的详细经过。

此外，作者还系统介绍了十月革命后建立和健全革命法制的过程、肃反政策在各个阶段上的变化、肃反机构的改组以及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而逐步扩大民主、缩小肃反机关镇压职能并对其活动加强制约与监督等情况。

本书是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至一九二九年前这段时期内肃反工作的最详尽的一部专著，因此自一九七五年第一版问世后，已连续再版，受到苏联读者的重视。它给了解和研究苏联革命后初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公安肃反工作，提供了丰富、详实的材料。

目 录

第一章 镇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初期活动

- 第一节 伟大的十月革命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分布
 - 情况 (1)
- 第二节 粉碎彼得格勒的反革命阴谋分子 (6)
- 第三节 消灭国内反革命的第一批策源地 (16)
- 第四节 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29)

第二章 苏维埃肃反机构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

- 第一节 苏维埃审判和侦查机关的建立 (44)
- 第二节 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诞生 (52)
- 第三节 地方肃反机构的建立 (59)
- 第四节 苏维埃机关在肃反斗争中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 (63)
- 第五节 作为反革命手段的怠工 (68)
- 第六节 审判怠工分子的革命法庭 (72)
- 第七节 消灭怠工 (77)
- 第八节 同反革命新闻报刊的斗争 (82)
- 第九节 审理第一批重大政治案件 (89)

第三章 一九一八年春夏国内社会—政治局势的尖锐化

- 第一节 外国武装干涉开始和各个反苏维埃政治中心加紧活动 (99)
- 第二节 反革命势力建立反苏维埃“政府” (104)
- 第三节 国际帝国主义的间谍在苏维埃后方的破坏活动 (118)

第四节	苏维埃国家加强惩罚手段.....	(126)
第四章 一九一八年肃反委员会对反革命阴谋分子的打击		
第一节	打击执外交护照的间谍.....	(136)
第二节	《三名大使》的阴谋.....	(142)
第三节	消灭罪行累累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152)
第四节	在争取“立宪民主”旗号的掩护下.....	(155)
第五节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和穆拉维约夫 的叛变.....	(162)
第六节	萨文柯夫的“保卫祖国和自由同盟”的失败.....	(173)
第七节	工人和农民用群众性的红色恐怖回击白色 恐怖.....	(181)
第八节	查封反革命报刊.....	(190)
第九节	巴库的二十六名委员遇害.....	(193)
第五章 一九一八年未政治力量的重新结合		
第一节	从“民主”转向反革命军事独裁.....	(204)
第二节	小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加剧动摇.....	(223)
第三节	改善肃反机关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方法.....	(227)
第四节	列宁对肃反机构工作的监督.....	(235)
第五节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灭亡.....	(240)
第六节	洛克哈特一案的审判.....	(246)
第七节	镇压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克反革命叛乱.....	(250)
第八节	破获“土耳其斯坦军事组织”的阴谋.....	(255)
第九节	镇压一九一九年一月塔什干反革命暴乱.....	(259)
第六章 对国内外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一九一九年)		
第一节	国内主要反革命巢穴的政治瓦解和军事 失败.....	(268)
第二节	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进一步动摇.....	(281)
第三节	一九一九年肃反机关的惩办措施.....	(286)

第四节	揭露“民族中心”的地下罪恶活动.....	(289)
第五节	列昂季也夫巷的爆炸.....	(303)
第六节	政治土匪（佩特留拉匪帮、格里哥里也夫 匪帮和马赫诺匪帮）.....	(308)
第七节	乌克兰反对敌人地下活动的斗争.....	(319)
第八节	斯特列科佩托夫匪帮的结局.....	(329)
第九节	同巴斯马奇匪帮的斗争.....	(332)

第一章

镇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初期活动

第一节

伟大的十月革命和国内反革命 势力的分布情况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时代。十月革命是由不仅为俄国，而且为整个帝国主义体系所固有的种种矛盾所引起的，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曲凯歌，在实践上贯彻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

由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工人阶级是进行革命改造的主力，是全体人民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领袖。工人阶级和最贫困的农民结成联盟，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专政，对劳动群众而言，也就是最广泛、最彻底的民主。

十月革命使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摆脱了政治的和社会的压迫，给占原俄罗斯帝国人口很大部分的、处于殖民地和附属国地位的各族人民带来了自由。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弗·伊·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立即着手实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造的伟大纲领。在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①通过的和平法令中，苏维埃政府表达了劳动群众结束这场资产阶级发动而对劳动群众毫无益处的、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普遍意愿，向所有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建议就建立公正的、民主的和平开始谈判，并表示自己愿意毫不拖延地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同一天通过的土地法令宣布永远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转为全民财产，交付给全体劳动群众无偿使用并分配给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们。苏维埃政府号召农民立即在各地建立土地委员会负责处理土地问题。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其中说：“在沙皇时代，俄国各族人民经常被唆使互相为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一方面是屠杀和掠夺，另一方面是各族人民惨遭奴役。

现在这种可耻的教唆政策没有了，也不应该让它重演。从现在起应该代之以俄国各族人民自愿和诚实的联合政策。

人民委员会在民族问题上遵循下述原则：

1. 俄国各族人民平等和拥有主权。
2. 俄国各族人民拥有自由的自决权，直至分离出去，组成独立的国家。
3. 废除民族的和民族一宗教的一切特权。
4. 居住在俄国领土上的各少数民族及种族集团都可以自由发展。

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所宣布的这些社会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伟大思想及其实现，对广大人民的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千百万各族劳动群众团结在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周围，他们是捍卫新政权的坚强堡垒。

从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到一九一八年二、三月的最初几个

① 1918年2月1(14)日以前的日期按旧历计算。特殊情况下，新历日期用括号注明。

月中，苏维埃政权极其迅速地在原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纷纷建立起来。这是革命胜利进军的时期。劳动人民热烈欢迎苏维埃政权进行的革命改造工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最初阶段，资产阶级对全民革命运动的抵抗是毫无希望的冒险行为，反动势力在和占优势的人民力量的较量中没有取得丝毫成功。只是在某些边远地区出现过对反革命势力有利的条件，但即使在这些地方，到一九一八年三月劳动人民也粉碎了反对苏维埃的武装行动。

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有哪些呢？

反苏维埃阵营的最反动部分是原地主以及一部分大工业家和大商人中的保皇分子，他们由于俄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保留了封建农奴制和宗法制的残余而获得特权，从而和君主制休戚与共。最反动的部分还包括那些指望复辟沙皇制度的高级官吏、教会和高级将领。这些阶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在二月革命以后已经大受限制。人民对腐败不堪的专制制度的普遍仇恨使他们不敢公开主张恢复帝制。最有眼光的保皇分子适应新的条件，钻进了临时政府的国家机关和军队，以便隐蔽地、偷偷摸摸地准备复辟。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保皇分子连这种可能性也丧失了，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他们在某些地方提出了自己的口号，组织反苏维埃的行动，但是大部分聚集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他敌人的旗帜下面去了。他们拥有很多物质手段，有国家工作的经验，和军队有广泛联系，愿意为任何一种反对苏维埃的运动提供援助和支持。

旧军队的高级将领在反革命保皇派中起了特殊的作用。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就出在他们中间。他们是反对苏维埃势力的武装核心，这个核心由大战时期原沙皇军队为数众多的军官组成。这些人训练有素，又有组织，懂得军事，而且绝大多数出身于被革命推翻的那些阶级。弗·伊·列宁说过：“从这种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竟不遭受属于地主资本家阶级的成千上万的军

官的暗算和反革命阴谋，是可以想象的吗？”^①

反苏维埃阵营的另一股势力是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见解最充分地表现在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中。出现于一九〇五年的这个党在一九一七年时换了一个虚伪的名称，叫《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前是争取实现君主立宪制范围内的改革，二月革命期间，因为企图用更换皇帝的办法来保存君主制而在人民心目中声誉扫地，后来宣称自己是共和派，在第一届临时政府中居于主要地位，尔后又参加了历届联合政府，在其中采取极端反动的立场。

还在克伦斯基时期，资产阶级各个集团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建立了各种政治联盟。例如，一九一七年八月，在召开所谓的国务会议前夕在莫斯科成立的“社会知名人士委员会”就是这样的组织。这是一个常设机构，由三、四十个最大的工业家、国家杜马成员、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动教授组成，企图以“社会”的名义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以便巩固俄国的资产阶级制度。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立宪民主党人立即起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组织对工农政权的各项措施的消极怠工，支持反对苏维埃的一切武装行动。人民委员会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告人民书中指出：“……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地主和银行家及其同盟者哥萨克将军们，却进行了不顾死活的最后尝试来破坏和平事业，企图把政权从苏维埃手里夺走，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夺走，使士兵、水兵和哥萨克为俄国和盟国帝国主义者的利润而流血。卡列金在顿河地区、杜托夫在乌拉尔举起了暴动的旗帜……这一暴动的政治大本营就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三天之后，人民委员会在关于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动的政府特别公告中强调指出：“直接的国内战争就在立宪民主党发起和领导下开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页。

始了。”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国内一切反革命力量的政治大本营。”据此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通过法令，规定必须逮捕“立宪民主党这个与人民为敌的政党的领导机关成员”，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并责成地方苏维埃对立宪民主党加以特别管制，因为它和反革命内战有无庸置疑的联系。立宪民主党是当时被宣布为与人民为敌的唯一政党。

各个右派社会党的人士也加入了苏维埃政权敌人的营垒。这些党的成分相当复杂，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情绪。其中有和立宪民主党几乎毫无差别的所谓人民社会党，还有反映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的五花八门观点的各个政党以及孟什维克分子。他们的共同愿望是通过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在俄国仿照西欧资产阶级的样式建立所谓的民主制度。这些政党的代表人物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敌人不同之处是他们打着保卫临时政府、保卫立宪会议、保卫“纯粹民主”的旗号，力求在人民群众中保持某种程度的影响，用社会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自己反革命的实质。因此，正是这些政党才便于掩护最反动的右派集团。十月革命后的最初时期，无论是保皇派，还是立宪民主党人都利用各个右派社会党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把它们推到前台而自己藏身幕后。

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入反对苏维埃阵营的除了全俄国的反革命势力之外，还有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封建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自治派和民族主义派政党和组织。它们利用民族感情，企图引诱劳动人民背离真正革命的目的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它们是为保存资本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秩序，为自己在当地的特权而进行斗争。

各少数民族地区还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就成立了各种地区的所谓民族“议会”和“政府”。这就是乌克兰的中央拉达，在白俄罗斯建立的白俄罗斯拉达，克里米亚和巴什基尔的库鲁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

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民族委员会”，哈萨克的“阿拉什汗国”，土耳其斯坦的“舒罗-伊-伊斯兰米亚”以及“高加索山民联合同盟”等等。哥萨克居住地区成立的自治“军政府”也是这路货色。这些组织，还有和他们类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组织，反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奉行的国际主义政策。它们全都是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组成部分。

由于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国内反革命势力当时从那些敌视苏维埃政权或者被右派社会党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假社会主义词句引入歧途的人们中搜罗干部。

反苏维埃的初期活动和反革命暴乱表明，俄国的反革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独自推翻苏维埃政权。

第二节

粉碎彼得格勒的反革命阴谋分子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来和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相抗衡。其成员有彼得格勒市杜马、共和国临时议会(预备国会)、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已经失效的第一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右派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分子和人民社会党员的代表。“拯救委员会”发表了《告俄罗斯共和国公民书》，其中明确提出了反对苏维埃的目的。《告公民书》中说：“公民们！全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号召你们：不要承认暴徒的政权(这些反革命分子就是这样称呼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工农政府的。——作者注)。不要执行他们的命令。起来保卫祖国，保卫革命。”

在革命浪潮汹涌的彼得格勒，局势动荡不安。原临时政府的总理克伦斯基逃跑了。很快就得到消息，说他正在从前线调回哥萨克部队，投向首都，以便扼杀革命。克拉斯诺夫指挥的哥萨克已经占领了皇村。到十月二十七日傍晚，克拉斯诺夫的部队约五百人，有八挺机枪和十六门炮，后来又有几支不大的队伍并入他的部队。阴谋的首脑人物指望在进军获得初步成功时，全城一切反对苏维埃的势力都会参加进来。

劳动人民得知反革命部队进军的消息后，都义愤填膺，挺身而出。几万名男人和妇女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走上街头。工人、士兵和水兵扛着枪、铁棍、铁锹，带着刺铁丝、子弹袋，拖着机枪大炮，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车，有的乘卡车向莫斯科哨卡涌去。他们在那筑起街垒，在通向城市的道路上设置铁丝网，挖战壕，占领作战阵地。革命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胸膛来保卫工农共和国的首都。

而在市内却有人策划从背后给革命捅上一刀。

十月二十九日凌晨，赤卫巡逻队在特洛伊茨基桥（现名基洛夫桥）边扣留了两个正准备乘车离去的、形迹可疑的男人。这两个人被带到了彼得保罗要塞政委格·伊·布拉冈拉沃夫那儿。原来被扣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的著名人物阿·阿·勃鲁德烈尔和陪送他的一名士兵。从勃鲁德烈尔身上找到了一些重要文件。其中有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给各部队发出的一号命令。命令规定：

- “1. 不得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任何命令。
2. 逮捕卫戍区各部队中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政委并押送往指定地点（地点另行通知）。
3. 每支部队立即选派一名代表到尼古拉工程学校（工程城堡）。
4. 不执行本命令者将被视为祖国的敌人和革命事业的叛徒。”

签署这个命令的是十月革命前夕被解除职务的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保皇派分子格·彼·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和暴乱分子的参谋长弗·德·哈尔图拉里中校。

第二份文件是一张证明，它表明勃鲁德烈尔已被全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弗拉基米尔军事学校政委，他的所有命令都应该立即执行。签署这份证明的是拯救委员会委员阿·郭茨，并由秘书姆·勃劳恩签字盖章。此外，从勃鲁德烈尔身上还搜出由波尔科夫尼科夫和郭茨签署的给弗拉基米尔军事学校和巴甫洛夫军事学校的战斗命令。

勃鲁德烈尔拒绝做任何解释，不过，没有他的说明事情也很清楚，市内有人正在全力准备一场反对苏维埃的武装行动。格·伊·布拉冈拉沃夫急忙赶到斯莫尔尼宫去见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尼·伊·波德沃依斯基。立即采取了措施来消灭正在准备中的反苏维埃行动。十月二十九日早晨军事革命委员会在特别通告里把阴谋被揭露这件事告诉了全市居民，指出这件阴谋和哥萨克向城市的反革命进军有联系，但是无论在卫戍部队还是在工人中间，它都得不到任何支持，因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施行突然袭击上。

当天早晨暴乱的首领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已经败露，所以用电报发出了下述命令：

“十月二十九日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部队解放了所有士官学校和哥萨克部队；米海伊洛夫练马场已被占领，缴获了一些装甲车和炮车，占领了电话局，正在调集力量以求占领由于已经采取的措施而陷于完全孤立的、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两个避难所——彼得保罗要塞和斯莫尔尼学院。要求你们保持绝对平静，全力支持政委和军官执行拯救祖国和革命军队司令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及其助手哈尔图拉里中校的战斗命令，逮捕所谓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所有政委。兹命令所有从布尔什维克的冒险狂热中清醒过来并愿意为革命和自由事业效劳的各部队，立即向尼古拉工

程学校集结，任何拖延将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对此将采取最坚决的措施。

签署人 共和国委员会主席

阿夫克森齐也夫

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主席

郭茨

全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驻拯救军司令部委员

西纳尼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勃劳恩”

虽然在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最高涨的时刻，士官生的叛乱和克拉斯诺夫—克伦斯基向彼得格勒的进军只是一次显而易见的冒险，但是那些尽失人心的政治家们却用扼杀革命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并且声称他们仿佛获得了“所有民主组织”的支持，以此来欺骗人民。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克拉斯诺夫将军在“给集结于彼得格勒城下的俄罗斯共和国各部队的一号命令”中从加契纳昭示“全国人民一体知照”，说是临时政府似乎“并没有被推翻，而是被暴力手段从自己的岗位上赶走了(!!)，现在正在前线大军中会合”，说临时政府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哥萨克部队同盟委员会已经把整个哥萨克团结起来，说哥萨克“被哥萨克精神所鼓舞，宣誓象我们的祖先那样为祖国效力”，说所有的农民代表大会和前线部队也都站在临时政府一边。克拉斯诺夫号召全体哥萨克——顿河的、库班的、乌苏里的、外贝加尔的、阿穆尔的和叶尼塞的——“速来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彼得格勒”，这种状态似乎是由“受威廉大帝的意志和金钱支配的……一小撮人”造成的。

实际上归附于一小撮声名狼藉的政治家的只有极少数反革命黑帮分子。

十月二十九日清晨，按照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位于工程城堡的叛乱司令部以及各军事学校（弗拉基米尔学校、巴甫洛夫学校、尼古拉学校等）都被忠于革命的部队、水兵和赤卫队包围了。镇压叛乱开始了。

反革命势力的参谋长哈尔图拉里中校相当确切地描绘了叛乱分子十月二十九日早晨的处境：“弗拉基米尔学校被包围了，已经起火，最多还能支持两小时。遭到装甲车的扫射。巴甫洛夫学校也亟待增援。已尽一切可能对这两所学校采取支援措施。康士坦丁诺夫学校持观望态度，枪炮都在房子里，周围阒无一人。第一和第四哥萨克团还在观望……政府军正在靠近，第十四哥萨克团兵力分散，态度消极，闪烁其词。我方有尼古拉工程学校的二百三十名士官生（由这些士官生组成的分队占领了电话局和米海伊洛夫练马场）、由军官驾驶的六辆装甲车和装备有手榴弹的五十名志愿突击队员。伤员和弗拉基米尔学校学员同时被困……大批卡车沿铸造街开向维堡区方向。市内各处赤卫队调动频繁。枪声稀疏，布尔什维克的装甲车分头活动。赤卫队员总数达一万人，虽不擅长射击，但态度坚定。我方处境困难，急需援助，盼政府军方面立即采取坚决步骤。巴甫洛夫团已向城堡进攻……”

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午，参加市内叛乱的士官生向革命部队投降，而到十月三十日，工人、士兵和水兵的队伍在普尔科夫高地击败了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受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欺骗的哥萨克拒绝向人民进攻并同革命部队开始和平谈判，他们甚至保证将克伦斯基送交法庭审判。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日深夜，向彼得格勒的冒险进军被彻底粉碎了。骑兵第三军司令克拉斯诺夫少将被迫进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苏维埃部队的司令、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巴·叶·德宾科接受了他的投降。克伦斯基化了装，从加契纳逃走了。

士官生叛乱被粉碎后，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立即在社会革

命党的报纸上发表声明，宣称自己与事变无涉，说是由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阿·拉·郭茨等人签署的命令并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批准。连命令的签署人也竭力否认这个命令。而原市政首脑、拯救委员会领导成员格·伊·施勒伊德宣称：“至于委员会的军事战斗活动，本人绝不知情。事后本人曾最坚决地抗议波尔科夫尼科夫的行动。”

在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士官生叛乱和向彼得格勒进军的领袖人物郭茨、切尔诺夫、萨文柯夫、保皇分子波尔科夫尼科夫和哈尔图拉里^①以及其他人都逃跑了。克拉斯诺夫将军曾保证停止反对革命的活动，因而获释，但是他很快就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士官生及其指挥官宣称自己是“受骗上当”，也被释放回家。

只是在几年以后，在审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过程中，才弄清了士官生叛乱的详细情节。叛乱的直接参加者、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姆·勃劳恩-拉基廷上尉供认，士官生叛乱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策划和组织的。就在十月武装起义的第二天，军事委员会（根据上面提到过的阿·阿·勃鲁德烈尔的倡议）向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建议进行一次由军校士官生参加的反政变。中央委员郭茨支持这个计划，主动承担形式上用“非党派”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的这次行动的政治领导^②。一九二二年郭茨本人也不否认对这次叛乱“要负道义

① 波尔科夫尼科夫后来参与了顿河地区的反革命活动，于1918年3月在顿河东岸草原上被击毙。哈尔图拉里也逃到顿河，在邓尼金的谍报部门工作，内战末期被捕获交付法庭审判，受到应得的惩罚。

② 顺便说一下，勃劳恩-拉基廷在法庭上供认：“清晨，当我们最初的行动获得成功时，我起草了一份给彼得格勒全市居民的一项命令（指的是以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于十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告人民书，——作者注）……由于郭茨和阿夫克森齐也夫当时都不在，无法取得他们的签字，因此在命令的副本上用打字机打上了他们两人的签字就付印了。”原来这就是郭茨和阿夫克森齐也夫1917年否认参与领导士官生叛乱的“根据”！